

# 少数民族学生预科教育与公民身份

田 阡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方法,以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的少数民族预科生的预科教育为个案,从日常生活方面展现少数民族学生的公民行为(实践行动、公民参与)及其实践方式(社团活动、新媒介使用),并试图从公民行为实践中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公民身份建构的过程与趋势,认为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的获得将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少数民族与现代社会融合等方面的思考和行动。

[关键词]少数民族预科生;预科教育;公民身份;新媒介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92(2013)04-0028-04

## 前 言

由于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方面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使在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呈现出多民族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在此背景下,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制定了一种特殊的教学班制度——少数民族预科班,以求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以此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目前为止,全国共设置六所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少数民族预科学生超过20万,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大学生(韦鹏飞,2009)<sup>[1]</sup>。

作为六所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基地之一,西南大学设有少数民族大学生预科班,每年招收数百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并且还考虑生源地的特殊性,专门设立了新疆预科生班。2010年,华南师范大学录取的41名新疆预科生在西南大学进行预科学习<sup>①</sup>。少数民族学生从民族地区流动至西南大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气质与社会发展的空间,面临着自身知识构建与身份适应的双重过程。

正如学者们所言,少数民族预科班弥补和提高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为学生在高等院

校进行专业学习而打下良好基础。更引起学者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自我身份认知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大。在西南大学校园内的社团活动以及社会公益性活动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少数民族学生的身影;在互联网上,少数民族学生就国家大事、社会热点、民族文化等越发关注,表达着全新的公民身份。

像少数民族预科学生这一类学生群体,是一群具有多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本民族文化空间中成长,如今接受着预科教育、践行着现代性的社会实践行为。可以说,他们是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具体呈现。本文关注的是:从民族地区到高等院校,少数民族学生从民族文化成员到社会公民,全新的预科教育环境对他们的公民身份的建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预科教育与公民身份

###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与预科教育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弥补和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为学生在高等院校进行专业学习而打下良好基础(宋太成、刘翠兰,2005)<sup>[2]</sup>。少数民族预科生在进入预科教育学习阶段容易因为自身认知偏差、民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基础培训模式及其实现途径研究》,项目编号:10-GJ-0221;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大课题预培项目《少数民族预科生基础强化与国家认同感培育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swu-zdyp04。

[作者简介]田阡(1973—),男,湖北荆州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①新疆班情况参见: [http://xcb.scnu.edu.cn/news/news\\_view.asp?newsid=1219](http://xcb.scnu.edu.cn/news/news_view.asp?newsid=1219)。

族地区欠发展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出现学习和生活上不适应的现象。关于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中,早期的学者们侧重于讨论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和各方面素质,使得学生能够尽快融入到现代社会当中。杨聪(1997)等学者讨论了不同时期生源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分析了民族情感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提出了如何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素质进行评估和提高。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逐渐细化起来,专家学者们分别从文化适应、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权利保障等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学生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甚至细分到了不同的省份,例如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问题,以及细分到心理适应、学业倦怠、语言教学等等领域。康春英(2006)讨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对策和可行性方法,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更是被广泛关注。白亮(2006)、王毅(2011)探讨了文化适应状态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其他学者分别关注了云南(黄彩文、于爱华,2009)、成都(何志华、叶宏,2012)、贵州(王国超,2012)和西北(祁应楠、武莉莉,2011)等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将研究投入在某个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群体身上,例如王亚鹏、万明钢(2003)讨论了藏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和民族认同,王沛、赵国军、喇维新(2006)关注回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民族认同,石晓帆(2011)则将朝鲜族大学生的民族情感、心理状态等作为研究对象。高君智(2012)讨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徐柏才(2012)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分析,指出如何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但是,以上研究都是将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一个均质性的群体来对待,并没有区分预科学生以及大学各年级学生的具体情况。事实上,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心理状态和对社会的认知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预科生在进入学校的状态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的状态又完全不同。而且,仅谈文化适应与心理调适并不能完全概括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从民族地区进入较发达的地区后所形成的新认知,即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和公民意识的形成。

##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但

现代意义的公民身份,则是从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开始, Alexis de Tocqueville 将公民社会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在一系列的演讲中探讨了公民身份与公民社会以及社会结构因素怎样形塑前者,公民身份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社会权利使得“公民能参与文明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取得的成就更加完满”(莫里斯·罗奇,2010:20)<sup>[3]</sup>。二战后,对公民身份主导范式的批判和讨论集中在到底怎样的定义能够适用到当下的社会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的社会权利如何界定。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外的一个民间公共空间,强调的是公民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交流想法的领域(哈贝马斯,1999)<sup>[4]</sup>。

关于公民社会和公民身份在中国的情况,大多集中在对非政府组织(NGO)如何参与到社会发展之中推动公共领域的形成(雷弢、孙龙,2012)以及农民是如何使用传统文化的话语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李连江和 O'Brein,2006),从而也参与构建了公共领域。但如果细致考察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大学生往往是公益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例如上海的1+1公益创业小组等等(陈亦天、叶凌雨、姚远,2011)。

虽然大学一直被认为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但实际上大学生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中了解和接触社会万花筒,不仅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激发了大学生履行公民义务,肩负起公民责任的积极行动。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公益精神的培育,亦推动了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发展。但目前无论是针对中国公民社会和公民身份的研究,还是大学生公益精神与公民意识的研究(武启云,2005),都几乎没有涉及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更毋论将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进行进一步地细分。周瑾(2011)提出,要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吴钦敏(2010)也指出,少数民族的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是紧密联系起来的。但总的说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社会、公民身份、公民意识的研究相当少。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西南大学育才学院2012级少数民族预科大学生,调查时间为2013年2月,采用调查问卷和结构访谈法了解少数民族预科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少数民族预科生从民族地区进入大学的环境中,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校园文化和社

会环境是否促进了其公民意识的产生,是本研究重点探讨的内容。

## 二、少数民族预科生的社会实践与公民身份表达

理解不同国家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是公民研究中的热门主题之一,社会实践活动则是公民参与到公共活动和公共空间的重要方式。它是某个特定社会中所有实践活动的复合体,它是人类在特定生产关系的框架下将自然物转变成有用品的劳动(Althusser,1969:167)<sup>[5]</sup>。社会实践是多层面的,包括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实践等等,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造自然,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知,在受访对象中,有33%的预科生入校后参加过班委组织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内容是参观调查和社会服务。33%的学生表示社会实践是必修课,67%的学生愿意尝试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超过2/3的受访对象表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了解社情、锻炼能力、开拓视野、关心弱势群体,增强服务意识。无论预科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动机是怎样,其行为已经是公民参与的行动了。

对公民责任的理解,是预科生进入预科教育阶段时所初步接触到的内容之一。对于公民身份,左派和右派的分歧点一直在与对权利的强调上,右派倾向于支持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左派支持从社会和福利的角度来表达公民权利(Heywood,2008:148)<sup>[6]</sup>。但公民责任的重要性是双方都强调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受访对象表示,选择实践活动类型时,会挑选与当前社会时事热点和社会公益有关的主题,并希望将来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涉及面更大一些”。这也可以反映出预科生对公民责任的理解,期望能“对社会更有用”。

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与其他进行交流和交往,是是否实践公民身份的重要判断。尽管“公民身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理论家们对其包含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比重有争议,但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个体与他人、社群、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而形成了联系。在新的理论框架下,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环境中通过每天的语言交流和社会交往的权力张力中实现公民身份。因此,公民实

践是二进制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Bartlett, O'Connor & Mann, 32-34)<sup>[7]</sup>。在问卷调查中,受访对象表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后,受访对象还会在生活中与朋友和同学提到这些活动,并认为参加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可以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有了更多积极性和兴趣去关注当前社会热点和弱势群体。与此同时,受访对象认为,完成社会实践和参加社团活动,“可以提高自己的全面素质,让自己更有成就感,也很值得”。并且在参加完社会实践活动之后,受访对象有考虑过在家乡组织开展一些与社会公益有关的实践活动。

可以发现,对于少数民族预科生而言,在进入预科教育阶段,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是与他人构建联系的重要步骤,但同时通过语言交流的形式来复述、转述、回顾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同样是表达公民身份的方式,两者共同呈现出少数民族大学生逐渐建构起的公民身份。

## 三、新媒介使用与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公民身份表达

与社会实践相应,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当下公民身份表述的新渠道。社会学家Manuel Castells认为扁平化的网络最终会形成一个个部落状的社群,再通过互联网彼此链接起来(Castells,2001)<sup>[8]</sup>。扁平化趋势使得参与式民主的支持者们认为电子民主促进了公民的社会参与度,尽管这种参与行为是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Locke,1999:211-213)<sup>[9]</sup>。

目前,较之刚出现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群广泛接受的新媒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有5.64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为42.1%<sup>①</sup>,而且智能手机等移动通讯终端设备使用笔记大幅度增长。2012年,我国有4.2亿手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69.3%上升至74.5%。5亿多网民中,有30.4%是20-29岁年龄段的年轻人,10-19岁的网民占24.0%,对年轻人的新媒介使用习惯的调查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2012年度入学的少数民族预科新生,年龄在19-22岁之间,平均上网时间为每天4小时,还有一些受访对象表示不清楚上

①参见 [http://www.cnnic.net.cn/hlwfzj/hlwzbg/hlwjbg/201301/t20130115\\_38508.htm](http://www.cnnic.net.cn/hlwfzj/hlwzbg/hlwjbg/201301/t20130115_38508.htm) 登陆时间 2013年2月22日15时43分。

网时长,习惯时不时用手机登陆互联网账号刷新网页。受访对象拥有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手机等各类上网设备,但手机上网的频率更高。受访对象登陆休闲网站的比例更高,在人人网、新浪微薄等社交类型网站也都注册了账号。对于刚刚离开民族文化氛围的少数民族预科生而言,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的互联网技术促使了远距离交流成为可能。在保持与亲友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互联网还为预科生提供了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而社会参与则是构建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即是预科生正在通过新媒介的使用,逐步了解和接触到公民身份的实际概念。

注册账号、浏览网页只是新媒介使用的第一步。政治学家 Chadwick 考察了互联网与公民社会的相关制度性活动,从电子民主、电子动员、电子竞选到电子政务,公民的参与度始终关联着公民身份的表述程度(Chadwick 2010)<sup>[10]</sup>。在我们的调查中,受访对象基本上都关注社会热点和时政新闻,有时会在生活中与身边的朋友讨论网上的热点话题。对于一些网上呼吁签名的帖子和呼吁给弱势群体捐款或声援的帖子,受访对象表示要视情况而定,但也都有关注过这类行为。有时也在网络上搜索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信息,也参与网站和论坛里与本民族有关内容的讨论。

在这些搜索和讨论的行为中,预科生们不仅交换信息,还实际上参与了网络知识的构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Cass R. Sunstein 在研究信息乌托邦时

也指出,互联网上的“知识”基本上是公民行为的产物,每一个网友不断地提供新的信息并修正原有的不准确信息,这类行为的叠加,不仅促使了正确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修正行为中,每个网友实际上都是在公平、公正地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正是公民身份的内涵之一,“关于权利的公民身份”和“关于义务的公民身份”都得到了实践(Sunstein 2008)<sup>[11]</sup>。所以,当预科生在网上搜索和讨论民族文化、社会热点问题、时事新闻时,不仅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公民身份的表达。

#### 四、结论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预科教育阶段对少数民族预科生而言,是接触、了解、接受公民身份教育的初步阶段。无论社会实践活动还是新媒介技术的使用,都传递给少数民族预科生关于公民权利、权益、弱势群体救助等相对全面的社会发展信息。少数民族预科生则依靠这些信息形成了对公民社会的初步认知。

通过虚拟社区的交流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少数民族预科生构建起自我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对本民族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全新认识。同时,随着公民实践、公民权利参与等的逐步深入,少数民族预科生建构起了民族文化与公民身份相结合的全新认知体系。这种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的获得,将在预科教育结束后继续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等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行动。

#### [参考文献]

- [1] 韦鹏飞. 造就少数民族高级人才的金色桥梁——普通高等院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 60 年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民族教育, 2009, (10).
- [2] 宋太成、刘翠兰.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5, (1).
- [3] 莫里斯·罗奇. 重新思考公民身份: 现代社会中的福利意识形态和变迁的新描述[M]. 郭忠华、黄冬娅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4]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学林出版社, 1999.
- [5]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Verso. 1969.
- [6] Andrew Heywood. 政治学核心概念[M].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 [7] Bartlett Ruth, Deborah O'Connor and Jim Mann. Broadening the Dementia Debate: Towards Social Citizenship. The Policy Press. 2010.
- [8] Castells Manuel.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Locke Trevor. Participation, inclusion, exclusion and netactivism: how the internet invents new forms of democratic activity. Digital Democracy by Barry N. Hague, Brian Loader. Routledge. 1999.
- [10] Andrew Chadwick. 互联网政治学: 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 任孟山译. 华夏出版社, 2010.
- [11] Cass R. Sunstein. 信息乌托邦[M]. 毕竟悦译. 法律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谭瑾)